

四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长津湖战役——

# “最寒冷的冬天”，最热血的男儿

■ 齐斐斐 李光宇

当志愿军官兵把冻成冰疙瘩的土豆捂在胸口时，当杨根思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时，当3个连的官兵身体冻成冰雕还保持战斗姿势时，无数观众湿了眼眶……

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为背景的电影《长津湖》上映后好评如潮，透过银幕，志愿军将士的赤胆忠心

和铁意志展露无遗。据了解，当年河北沧州曾有3000多名热血男儿随部队入朝参战，其中近百人参加了长津湖战役或担任与长津湖战役相关的防御、阻击、后勤等任务。笔者有幸采访到几位健在的志愿军老兵，跟随他们的讲述重回那个“最寒冷的冬天”……

## “梦里我常会回到长津湖，和战友们在一起”

前不久，河北省盐山县一家影院迎来一位特殊的老人。他是志愿军老兵王金荣，今年90岁。

“听说影院正在放映《长津湖》，一辈子没进过电影院的爷爷，特意让我帮他买了票。”王金荣的孙子王辉说，“后来影院负责人知道我爷爷是志愿军老兵，马上让工作人员给我们退了票。”

看到银幕上熟悉的战斗场景，王金荣在观影过程中两次起身敬礼。“梦里我常会回到长津湖，和战友们在一起。”王金荣说。

王金荣1948年参军，1950年10月随部队入朝参战，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。在朝鲜战场，王金荣担任志愿军第27军政治部骑兵通信员。

“那时，美军飞机轮番轰炸。我们也不能打，一打，几分钟后就飞来几十架，把整个山都炸平了。”王金荣说，他们就盼着起雾，雾气弥漫中，志愿军官兵才能躲过美军的探照灯，发起偷袭。

“在朝鲜，我们打得很艰难。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，我们不光和敌人较劲，还得和老天爷较劲。”王金荣说，敌人掐断了志

愿军的供给运输线，让本就吃不饱的志愿军断了粮，一人一天只有一个土豆的口粮。土豆冻得像冰坨，根本啃不动。饥饿的战士只得就着积雪吃树皮、草根。

王金荣所在的通信班有12名战士，只有他和战友曲洪业幸存下来。王金荣把自己的绒衣裤送给曲洪业，两人结下深厚的战友情。

1958年，王金荣复员回到老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，一干就是32年。2018年6月，他和阔别60年的老战友曲洪业，在北京重逢。

## “我们有这样的战友，怎么能不胜利呢？”

“我们晚上急行军，第二天赶到长津湖。天开始下雪，大风呼呼地刮。我们在长津湖周围隐蔽下来，形成包围圈……”长津湖的刺骨寒风，深深刻在河北省海兴县志愿军老兵刘连兴的记忆中。即使过去71年，一提到长津湖，刘连兴还会情不自禁地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

91岁的刘连兴，18岁参军入伍，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，1950年入朝参战。

刘连兴回忆，战况紧急，部队出发时，战士们只穿着薄薄的单衣和胶鞋。

彼时，朝鲜已进入严冬，气温骤降到零下40余摄氏度。刘连兴和战友们头顶着美军的轰炸，潜伏在冰雪里，准备伏击敌人。

“趴了很久很久，敌人没有出现过，后续部队也赶来了，但我们都动不了，腿脚都冻坏了。首长说，想活着，就必须翻过这座山，山那边有人家。”

刘连兴至今记得，他们艰难地拖着冻伤的腿翻过山，朝鲜百姓把志愿军战士接到屋里，给他们脱鞋，但鞋、袜和裤子冻在

一起。朝鲜百姓就把炕烧热，让他们好好休息。那是刘连兴在朝鲜第一次睡热炕。

第二天醒来，大家身上的冰都化了，鞋里全是血水。“很多战友都截肢了，我的腿脚虽然冻伤了，但没有坏死。”

半年后，刘连兴和战友一起回国。“后来听说，我们伏击的地方就是朝鲜的长津湖。离我们十几公里远的地方，100多名战友手握钢枪，冻成了冰雕……我们有这样的战友，怎么能不胜利呢？”刘连兴泪光闪烁。

## “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再次死里逃生”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唱起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，老兵薛振西目光如炬，情绪激昂。

92岁的薛振西，1948年参军，1950年11月入朝，参加了新兴里战斗。

“部队刚到朝鲜，就急行军到朝鲜东部的一座大雪山，布下埋伏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地方叫新兴里，就在长津湖旁边。”薛振西提到的新兴里战斗，属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。志愿军第27军在新兴里全歼美军第7师第31团，击毙第31团指

挥官，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1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。

战场凶险，薛振西几次死里逃生。有一次，薛振西正用小铁锹挖坑道，美军飞机呼啸而来。炸弹炸起的尘土，瞬间将他掩埋。他从土堆里爬出来，摸摸脑袋，惊喜地发现自己没有受伤。

“在新兴里，积雪有1米多深，我们趴了一宿，鞋、袜子都和脚冻在一起。”薛振西回忆，有些没被冻伤的战友就用被子包

住伤员，用绳子捆在自己身上，背着他们下了阵地。

回国后，薛振西的10个脚趾头因为冻伤全部变形。得知前方缺少兵力，他毅然重返朝鲜。因为脚伤，行军时他有时跟不上部队。有一次他落下队伍几百米，忽然听见飞机轰鸣声，来不及抬头，炮弹已经落了下来。“两枚炸弹，一前一后落下来，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再次死里逃生。”薛振西奋起追赶部队，躲过了敌军的追击。

## “看见大家过得这么好，一切都是值得的”

河北省东光县志愿军老兵徐凤田已经92岁。天气晴好的下午，他会在街巷走走，看看县城又有什么新变化。

1950年11月，参军两年的徐凤田随部队入朝作战。经过10余天的长途奔袭，他所在的志愿军第27军抵达长津湖地区。由于敌人的空中封锁，后方志愿军的御寒冬装无法及时运到前线，入朝后很多官兵都被冻伤。徐凤田左手的中指、食指至今无法伸直，就是当年冻伤导致的。

11月30日23时，部队4个团的兵力

在新兴里发起总攻，徐凤田和战友们快速突破美军用火炮和坦克围成的阵地，与美军展开激烈争夺，最终炸毁敌人两辆坦克，控制新兴里最后一个制高点。

“我们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美军12门火炮一门都没来得及动，炮口帽塞都没有拿掉。”徐凤田激动地说。

极寒天气下，志愿军官兵携带的迫击炮和轻机枪许多都不能正常使用，能用的武器只有步枪、冲锋枪、刺刀和手榴弹。于是，手榴弹便成了“重武器”。徐凤田说，每到手榴弹快扔光的时候，战士

们就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，准备和阵地共存亡。

一次激战中，徐凤田的左臂被子弹穿透，右小腿也受了伤，但仍坚守阵地。因表现突出，他曾两次荣立三等功。

1953年，徐凤田随部队回国。1955年，他复员回乡，任生产队长、民兵连长、村党支部书记，埋头苦干，克己奉公，很少提及获得的荣誉和一身战伤。

如今，徐凤田没事就去街上走走，“看见大家过得这么好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（张忠秀、王洪胜摄，制图：唐硕）

12月10日上午，94岁老兵何伯超刚踏进老班长高万功的家门，等候多时的高万功便大喊一声：“何伯超！”

何伯超朗声答道：“老班长，我向你报到了！”

自朝鲜战场一别，天各一方的两位老战友已分别70年。

“老班长，当年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了我的命，我永生难忘！”

“那是风贺里战斗，你身负重伤，我给你包扎了伤口，把你背下阵地。你放心，咱们的阵地没有丢！”

“70年过去啦，我想念你呀，老班长！”

“我也想念你呀，何伯超！”

两双饱经沧桑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久久不愿松开。

96岁的高万功，1946年入伍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解放上海战役，荣立一等功3次，二等功4次，三等功7次，1952年被评为“战斗模范”。

何伯超，1927年出生，1947年入伍，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解放上海战役，荣立过二等功。

高万功与何伯超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相识，之后并肩奔赴抗美援朝战场，先后参加黄朝岭、长津湖、风贺里等战斗，屡立战功。

1952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朝鲜通讯报告选》中《党保证我们走向胜利》一文，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英雄事迹——

指导员从左翼过来，急促地低声问：“是4班长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如果想当模范班，冲上去夺取机枪阵地！”

“那还用着问吗！”高万功用一句话代替他的决心。他点一下人数，6个人，1挺机枪——赵学巨带的那个组还没赶上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！为全世界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！冲啊！”他们利用死角的地形爬着，一连扔了3迫击炮弹，把敌人的一部分机枪压住了。用枪扒开铁丝网，他们冲了上去。敌人陷在包围中，乱了，一股一股地开始后跑。何伯超心里着急，站起来打。第一颗手榴弹刚出去，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肩脚，他觉得像被蜜蜂一样，刺痛了一下，还是继续打，扔到第三颗手榴弹时，手臂抬不起来了，才知道负了伤。高万功过来叫他下去包扎。他说：“班长！我是党员，不能先下去。我用左手扔手榴弹，坚决守住这突破口。等后面部队上来，咱们冲上去！”战士们受到鼓舞，很快占领了制高点。从开始打响到战斗结束，不到30分钟。4班共打死敌人20余名，缴获重机枪8挺——打坏的不算。

这些年，何伯超一直在寻找老班长高万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何伯超的一位亲人在媒体上看到有关高万功的报道，很快联系上高万功的家人。在家人的陪伴下，何伯超辗转2000多公里，从四川泸州来到山东烟台，终于见到了96岁的老班长高万功。他们相互搀扶着，有说不完的话，

谈话间仿佛又回到炮火连天的战斗岁月。

那时，阵地上条件非常艰苦。天寒地冻，晚上大家挤在一起用体温取暖。有一次，高万功与一个战友背靠背坐在一起，战友说口渴想吃点雪，又怕站起来让热气跑掉，高万功就用铁锹铲了一点雪递给战友嘴边。没想到铁锹太凉，一下子把战友的嘴唇粘住了，高万功忙用嘴哈热气帮他化开。

“入朝时我们连有170多人，回国时算上我们俩只剩7人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，他们个个都是英雄！”高万功动情地说。

“遥想当年在朝鲜，并肩战斗把敌歼……”重逢之际，何伯超为老班长高万功朗诵了自己专门为这次重逢写的一首诗。一路上，他将写有诗的纸张小心地揣在口袋里。

相聚总是短暂的。分别之际，何伯超挺起腰板，向老班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下图：何伯超（左）和高万功（右）重逢后聊起往事。张建设摄

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、老兵程福保回忆往事——

# 皮鞋“钱包”与半个馒头

■ 李振庭

西大家平分。有时，班长不跟我们一块去服务社，就让我们直接去他的“钱包”里拿钱去买。当时又发兵每3年发一双翻毛皮鞋，班长的钱就放在皮鞋里。无论谁去军人服务社买东西，班长都会说：“钱在老地方，你们自己去拿吧。”

原本，部队每人每月供应45斤粮食。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上级号召部队每人每月节约6斤粮食，支援地方，共渡难关。1960年春天，我们部队奉命去河北省武安山区开山建营房。战士们每天手握大铁锤，在山上放炮打眼，将爆破下来的大块石头用大锤打成烧石灰用的石块，运送到指定地方，让验方员验收。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上山，临近天黑下山，战士们的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。由于粮食供给标准降低，一日三餐实行分餐制。我们班有个战友叫赵怀田，干起活来很卖力，就是饭量大，午饭每人两个半馒头，赵怀田根本吃不饱。班长就把自己的半个馒头让给赵怀田。在班长带领下，我

们班超额完成营里下达的每人每天5立方米开山凿石的任务，受到营、团领导的表扬。

后来，军区政治部一位领导来我们班参加座谈会。谈话中，他发现我们班班长快一米八的个头，看上去却很瘦弱，便仔细询问班长的身体状况。有名新兵向领导汇报了班长每天中午让出半个馒头的事迹。领导听了很受感动，反馈给我们团里，团首长立即指示，让班长到团卫生队检查疗养身体。

十几天后，班长从团卫生队回来，大家非常高兴。班长的气色明显好转，体重增加了好几斤。他一走到我们就说：“都是你们向首长请愿汇报，让我们去卫生队住了这些天。”

皮鞋“钱包”与半个馒头，看似小事，60多年过去却历历在目。因为它们让我记住了一位好大哥、好战友，让我在“兵之初”就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

# “祖国强大了，我们才有尊严”

■ 陈月飞 李弘非

难同胞的尸体被芦苇草草盖着，无人收尸，惨不忍睹。

父亲去世后，程福保一家生活非常困难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好转，程福保经常去夫子庙卖花贴补家用。“原本我在南京四中上学，淮海战役后，撤退的国民党军一个战车团占了学校，我们被迫停课。国民党军官凶得很，经常用皮带抽打士兵。”

1949年4月23日，南京解放，程福保迎来人生转折。5月15日，程福保看到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招生广告，立即报名参加考试，被录取为第一批学员。“我参军后带着行李去报到，帮我们拿行李的干部竟然是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。”虽然部队生活也很艰苦，但程福保心情舒畅，决心在部队干一辈子。

1950年3月，程福保郑重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“申请书要求必须用毛笔写。那时刚解放，毛笔不好找。我灵机一动砍了一根小竹子，从棉衣里拽点

棉花塞进竹子里，自制了一支毛笔。所以，我的入党申请书上写得特别大。”

1951年，程福保从西南军区炮兵学校毕业后，被派往沈阳军区炮校学习操作苏制“喀秋莎”火箭炮。这一年，国庆阅兵首次有军事院校学员受阅，程福保就是其中之一。“队长告诉我们要去北京参加阅兵，大家都高兴得要命。”

1951年10月1日凌晨，程福保和战友们早早来到天安门附近的铁道兵招待所，擦洗火炮，整理军装，检查枪支，等待检阅。阅兵开始后，程福保和战友们在炮兵方阵中，乘坐拖曳野战炮的卡车接受了检阅。

“这是我一生的光荣。”至今，程福保还收藏着以炮兵方阵接受检阅为封面那期《解放军画报》。这些年，每逢举行阅兵式，他都早早坐在电视机前。“看到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日新月异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祖国强大了，我们才有尊严！”

## 讲述·老兵心路

我1959年12月应征入伍，至今已60余年。我时常想起在部队训练生活的日子，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班长，还有他的皮鞋“钱包”以及半个馒头的故事。

当时，我所在部队驻在河北省邯郸市丛村。新兵下连后，我被分配到通信排。班长任喜林是河北灵寿人，比我早两年入伍，对我们新兵特别关心。

那个年代，物资紧缺，凭票供应。我们团有个军人服务社，每个月为各单位分发一些购物票证。印象中，那时每人每月供给五六张烟票，全连一次可供给1斤古巴糖和半斤蜜枣，每两个月供应一块肥皂和香皂。我们拿着票证去军人服务社买东西时，班长总是抢着付钱。买回来后，肥皂和香皂全班一起用，其余东